

最美中国小说文丛

本草中国



王彦艳 主编

BEN CAO ZHONG GUO

本草中国

最美中国小小说文丛

王彦艳 主编

BEN CAO ZHONG GUO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草中国/王彦艳主编—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3.10
(最美中国小小说文丛)
ISBN 978-7-5347-7816-2

I. ①本… II. ①王…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5296 号

最美中国小小说文丛

本草中国

王彦艳 主编

出版人 王刘纯
策 划 马国兴 连俊超
责任编辑 郑新梅
责任校对 牛志远
美术编辑 陶 雷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8

字 数 11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马林工业园

邮政编码 450046 电话 (0371)65642565

序

连俊超

20 世纪 60 年代,著名摇滚乐队披头士创作了一首极富东方风情的歌曲《内在的光》(*The Inner Light*)。这首歌洋溢着浓厚的宗教神秘感,其配乐用到了印度唢呐、班舒李笛、萨罗达琴、帕卡瓦甲鼓等诸多印度民间乐器,而歌词则来自老子的《道德经》第四十七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

《道德经》在西方备受推崇,许多作家曾受其影响。

鲁迅先生曾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去。”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形态千差万别,但人类文明的发展让世界不同角落的文化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那么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种族间的文化睽异就会像丢进温水中的盐粒一样消融。具有典型民族特色的文化样式更易于超脱民族或地域的束缚,成为世人共赏的艺术。

在精短阅读已成流行的今天,我们编选这套“最美

中国小小说文丛”，既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梳理小小说文体，以风格灵活多变、内容丰富多样的小小说，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端庄厚重之美，展现小小说灵秀优雅气质，也希望能从一系列具备浓厚中国味道的符号背后，找到属于中国文化的独特的美。

数十年来，遍布全国各地的小小说作者创作了大量的小小说作品，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使作品携带的文化内涵也不尽相同。这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不同诠释，又有对各地区独特民间文化品种的深情描摹，有古朴典雅如琴棋书画，有淳朴天然如民间风物，有玉石瓷器的叮当，有茶寮酒肆的喧嚣，有梨园经久不息的弦音，也有民间艺术渐行渐远的绝唱。

在首辑“最美中国小小说文丛”中，我们精选了六个符号：本草、禅悟、梨园、手艺、文房、侠义。《本草中国》在中草药香气中体味中华民族的健康理念，乃至由此升华的宇宙观，以本草的幽香蕴藉心灵，以本草世界的繁复映衬人性之幽微。《禅悟中国》以灵秀通透的笔触打开禅的超脱意境，以温润亲切的故事，展示禅的彻悟境界，以及禅在古往今来红尘生活中的渗透与阐发。《梨园中国》由一张张表情不一的脸谱展现生活的喜怒哀乐，在如泣如诉、余音袅袅的弦乐中体察人生之迤迳，在唱念中道出梨园人物戏里戏外的生活点滴。《手艺中国》像一幅长长的画卷，画中各色人等悉数登场，各种行当的手艺人从街头吆喝着走来，在巷尾展示自己炉火纯青的绝技，选文借手艺人之身世，为行将消失的手艺安魂。《文房中国》墨香四溢，儒雅谦和，此中既有对文人墨客文采风流、高蹈举止的再现，又有对附庸风雅之人险恶诡谲的洞悉。《侠义中国》举侠客义士之行，感侠肝义胆之心，在刀光剑影中书写豪情，在市井坊舍间感佩忠义，是一部各路英豪侠士的列传。

“最美中国小小说文丛”是一套开放的书系，首辑出版后，我们会继续精选其他文化符号来阐释中国之美。编选这套书时，正是酷暑难耐的三伏天。当我们的编选工作接近尾声时，秋天已经悄然来临。面对季节变换光阴流转，我们能做的就是时间的洗礼中成长，在不断前行中认知自我。而阅读和思考便是通往内心的一条幽静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你知道得越多，就会发现自己知道得越少。但若一个人能不断向内生长，洞烛幽微，他终会到达一片开阔之地，他的枝叶也终将沐浴到天光和雨露。

目 录

独臂先生	杨小凡	1
白先生	杨小凡	3
陈州药店	孙方友	5
奇诊	孙方友	9
牛黄	孙方友	14
苏七块	冯骥才	18
认牙	冯骥才	20
赤脚医生	墨白	22
冬至	周海亮	25
医心	聂鑫森	28
老中医	邓洪卫	32
小中医	邓洪卫	36
佛医	张晓林	40
沈韶荆	张晓林	43
相公	赵长春	47
一人二人	赵长春	50
谁杀我	蔡楠	53

神医和尚	余显斌	56
我叫田枢毓	庄学	59
药膳大师	凌鼎年	62
国手	谷凡	65
乡村医生	于心亮	68
容城名医	立夏	71
神医扁伦	徐国平	74
杀牛冲	林俊豪	77
蛇医之死	临川柴子	80
李先儿	春子	83
游医	赵明宇	86
名医	丘脊梁	89
外婆中医	李抗生	91
药匠	廖玉群	94
乡村医师	叶仲健	97
大医	何一飞	101
药嘴	龙会吟	104
苦杏仁	孟宪歧	107
遍地药香(系列)	谢宗玉	111

独臂先生

杨小凡

药都自然出名医,何况又是华佗的后代。华济生一出诊便闻名百里。

到了四十岁上,更是妙手回春。不敢说药到病除,但只要不是死症就没有他治不了的。当时病人及家人们有这样一说:华先生说没治了,死时都是笑着的。这意思很明显,华先生是不会错诊的。他治不了的病,就是命该如此了。

华济生从此也更加自信,整个儿一副圣祖华佗再生的架势。

这一天,华先生刚开大门,便见一辆载一盲眼老妇人的独轮车停在门前。推车的汉子见华先生出门,跪倒便拜:“请华先生救救俺娘。”

华济生先观了一下老妇人铁青的脸色,看了舌苔,

把脉片刻后,停了少顷,起身向门外走去。

汉子一步跟上:“我娘的病咋了?”

“别说了,快回去弄点老人喜欢吃的,别亏了她的嘴,这就算你尽孝了。”说着掏出一把钱递过来。

“天底下没有治不好的病,我不信俺娘不行了。”汉子接过来的铜钱又撒了一地。

“孩儿啊,推我回吧,华先生说了,我就认了。”老妇人呻吟着。

“什么神医!”汉子仍然不服气地嚷道。

“这是断肠疔,眼下大肠都烂了,神仙也是治不好的。”华济生劝慰说。

“要是有人能治好,我砸你的招牌。”汉子怒目发誓。

“别说砸招牌了,你娘能挨过一个月,我砍给你一只胳膊。”说罢,华济生拂袖而去。

七七四十九天后,汉子扶着老母直奔华济生的“济世堂”大门:“华先生,还不把这济世堂的招牌砸了!”

华济生抬头审视红光满面的老妇人片刻,一句话没说,拎起一把风快的药铲,把左胳膊压在坐凳上,一闭眼举铲而下。

“华先生,你不能啊!”一声大叫,药铲被汉子夺下。

“男人一口唾沫一个钉,还能让大风卷了舌头。留一条胳膊就够我用的了,砍掉一只我就能记一辈子。”华济生痛苦地坐在凳子上。

“华先生,你断我没治了,我还真等着死呢。可自打我吃了爬进碗中的一个活物,病竟慢慢地好了。”瞎老妇人迷惑地说,“我正想找你问个究竟呢。”

华济生起身,来回走了足足十趟,忽然拉住老妇人的手:“我差点害了你老人家,生吃醋泡蜚过蜉蝣的公蝎是能治这病的。”

送走汉子和老妇人,华济生便摘了“济世堂”金匾。从此,无论干啥就只用右手,左手总是背到身后。

据说,后人给华济生塑像的时候,明明两只手都塑在前面,可第二天左手硬是又背到了后边。

从此,药都中医只用右手把脉便沿袭下来。

白先生

杨小凡

白先生是龙湾这一带最有名的中医，原名叫白静斋。可自他的父亲去世以后，再没有人叫过这个名字，十里八乡的人们都称他白先生。在龙湾，人们总是称私塾老师和医生为先生的，因为这两种职业，一是治愚，一是治病，先生就成了最神圣的尊称。

药都虽是出世代名医的地界儿，但白先生并非杏林世家，其祖上是地地道道土里刨食的农人。他白家的医缘起自蒋介石为抵挡小日本，炸开黄河花园口那年。白先生的父亲一大早起来，拉开大门栓，一个人扑通一声倒了进来，门外还站着两个大头细脖子的孩子。白先生的父亲连声喊媳妇，白先生的母亲与丈夫一起把倒在门槛中间的那人抬进屋里。一碗姜汤之后，白先生的父亲方知来人原叫王世仁，黄河决口时一家人只有两个孩子

被他挑了出来。于是,王世仁与儿子王昆和王伦一起被白家收留了下来。

开始,王世仁只是帮白家干点农活什么的。一月以后,王世仁对白家说自己是一个郎中,可以帮人治病。于是,白家就给他搭了一间茅草屋,给他一口铁锅,王世仁就算在这龙湾安了家。龙湾河两岸遍地长的都是草药。王世仁采了一些草药,晾、晒、泡、碾、炒、熬、煎、煮……半个月后,龙湾就弥漫了一股浓浓的药香味。于是,前村后庄的人都知道龙湾来了一个郎中。这王世仁医术高明,前来看病的人一拨接着一拨。三年后,他就托白家给自己买了一亩宅基地,盖了三间正屋、两间药房、一座青砖碱脚的院墙,接着又娶了一个细腰大眼的女人。

俗话说,再好的医生只能治病不能救命。王世仁二儿子王伦十岁那年正与白家儿子白静斋玩耍着,突然一头倒地,一句话没说就殇了。王世仁与大儿王昆从此眼神发愣,木人一般。白家就把儿子白静斋——未来的白先生送与王家,一是与王昆做伴,二是跟王世仁学医。白静斋听话好学,悟性颇高。而王昆自弟弟殇了以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儿似的,顽皮得让人生厌,自然就学不会什么。王世仁望着白静斋和儿子,暗暗地叹气。

1951年,王昆胸前戴着大红花,被花轿抬着加入了抗美援朝的队伍。四年后,王昆从朝鲜前线穿着一套军装回到龙湾做了农民,而白静斋却成了吃国家口粮的医生。

王世仁在吃过爱徒白静斋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他买的酒后,一句话也没给儿子王昆留下,就走了。

陈州药店

孙方友

陈州药店有好多家,最负盛名的是性和堂药店。据说性和堂药店始创于清末年间,主要经营各种饮片,兼营道地丸、散、膏、丹。该店以品种齐全、质量上乘、讲究信誉而闻名遐迩。

性和堂创办之初,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药铺,由于东家邱恪善悉心经营,不足几年工夫,就一跃成为陈州药店之佼佼者。

邱恪善,陈州颍河人,世代务农,少年家穷,经人介绍到陈州寿德堂药店当学徒,勤奋刻苦,颇受器重。光绪十几年的时候,与人合资在北关人和街开办性和堂药店。不久,别人退出股份,性和堂成了邱恪善独资经营的中药店。后来,他觉得北关地势稍偏,就搬到了城里繁华处。

邱老板为人老实谨慎,又系“科班”出身,且善于学习,对各种药材的产地、性能、特点、质量、真伪,以及加工炮制的方法、操作技巧、工艺流程,无不了如指掌。另外,他身为掌柜,却能克勤克俭,以身作则,和职工、徒弟们同桌吃饭,同样干活。每天黎明即起,除去处理领导事务外,抓药、制药样样都干;灯下,大家就寝后,他还要把全天的账目审核一遍,然后把铺盖展到柜台上睡觉,以便为夜间急诊患者抓药。

邱老板如此敬业律己,生意自然好得空前,不到十年,性和堂便成了陈州城内的名药店。人有了钱,一般分挥霍型和扩大事业型。邱老板当然属后者。为扩大经营,邱老板先扩大门面,一改过去店堂门面小巧的格局,一溜儿盖了八间营业大厅。建大厅之前,一下把地基垫高三尺有余,把大厅就建在高台上,使市人走在街上就能对厅内概况一览无余。店内柜台所漆的漆也由过去的黑漆改为红漆,目的是用颜色调和顾客的情绪。过去进店,柜台黑,药橱黑,再加上一排排装药的黑陶罐,均给人某种压抑感。现在邱恪善不但把柜台和药橱改漆成朱红色,连药罐儿也一律换成了锡制的,并擦得锃亮,一排排,一溜溜儿,闪烁着希望之光,让人进店都要禁不住为之一振。

为获得南方大药商的信任,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邱恪善又购得一处三进深的大宅,把家从乡间搬到城内。由于原配夫人不能生育,便娶了二房。不料人生总有缺憾,邱恪善虽然事业有成,可一连娶了五房太太,皆不能生育。邱恪善这时候方悟出毛病可能在自己身上,很是恐慌,请名医,寻名方,药吃了几大箩筐,仍是无后。

如此家业,没继承人,这是个大问题。一般无后者,多走两条路:一条是领养婴儿,一口奶一口饭地喂,大了,自然也就有了感情,叫作“生身没有养身重”。如果保密工作做得好,与亲生无两样。当然,领养孩子,多领养私生子,以免后患。还有一条路就是让侄儿过继。因为血缘之故,儿子和侄子差别不大,再加上肥水没流外人田,心理上得以平衡。

邱恪善兄弟二人,弟弟在乡务农,赶巧有三个儿子,通过协商,就让小三进城当了少爷。

邱恪善给小三取名叫邱守业,意思是不求你日后有什么发展,能守住业就可

以了。

可令邱恪善意想不到的，邱守业偏偏不守业。这就如同邱老板命中无子一般，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并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邱少爷一开始读书也用功，脑瓜儿也顶使，颇讨老师喜欢。如果一切顺利，也不会出现别的差错。怎奈邱恪善每天只顾忙于自己的事业，对孩子的事情极少顾及，只想着让其上学就行了。每天陪邱少爷上学堂的车夫叫“孬儿”，孬儿比邱少爷大七八岁，为市井人家的孩子，会玩儿，斗蛐蛐儿、推牌九什么的都摸点儿路。他每天把邱少爷送进学堂后，就溜出去玩牌斗蛐蛐儿。放学了，再急忙回学堂去拉邱守业。有时候晚了，邱少爷就在学堂门口等。他怕少爷将此汇报给邱老板，就想点儿生法儿拉少爷下水。一来二去，少爷就有了玩瘾，常命孬儿带他去赌场……等邱恪善发现时，邱少爷学业已荒废，变成赌场老手了。

邱恪善一见儿子走了邪路，怒火万丈，狠狠地打了邱守业一顿，开除了孬儿，又专给儿子请了一个老夫子，让儿子在家中读私塾。

请来的老师姓岳，很有些名声，教学也严厉。他先试了邱守业的课业，又问了一些问题，然后对邱恪善说：“你是想让虎子走仕途呢，还是让他守你的家业？”邱恪善想了想，问：“走仕途咋说？守家业咋说？”岳老夫子说：“你如果想让他没有作为，上学读书只为当个守财奴，那就请你另请高明，因为他已经不可调教了！”邱恪善怔了一下，问：“连家业都守不住，还何谈其他？”岳老先生笑道：“此言差矣！若让他走仕途，他学的吃喝玩乐全能用得上，并不是你说的孺子不可教。如若他将来步入官场，不会吃喝玩乐反倒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从古至今，当官的目的无外乎为民请命，为自己享受。贵公子小小年纪就已五毒俱全，也算是可喜可贺之事呀！”

邱恪善一听岳老先生说出这等话，很是惊奇，心想他若能将少爷培养成个官员岂不更好？于是便说：“犬子不才，望岳老先生多多栽培。如若日后能让他争得功名，捞个一官半职，邱某定当感激不尽！”

“客套话就别说了，邱老板如此对老夫放心，可说是明智之举。一般生意人只知用钱变钱，不知吕不韦一笔生意赚天下的道理，实是可悲。既然邱老板愿我任意摆布公子，日后就少问少干扰我的育人之措为好！”

这以后,邱恪善果真守诺言,极少过问邱守业的学业。当然,也有家人常来汇报,说少爷今日又去了赌馆,说少爷在外面又挨了打什么的,但邱恪善只说句“知道了”就再没下文。

几年后,陈州县试,邱守业竟中了个生员,又过了几年,连举人也中了。只可惜,清朝晚期废了科举,才未能考上状元什么的。就这已使邱恪善出乎意料了,惊诧之余,想起了岳老先生的恩德,便大宴谢之。酒过三巡,邱恪善问岳老先生道:“先生是用何妙法,能使顽子改邪归正,为邱家争得如此荣誉?”岳老先生呷了一口酒,捻须片刻,答曰:“放其赌时,提前有约,输一钱一大板。让其读时,也提前有约,不会背时十大板。一日三时,分晨读午授晚自由,分寸自己把握,若乱了节制,一天不得进水米。这叫‘育人育其规矩,训人先训其灵魂’,让其在方圆内舞之蹈之自由之,岂有不成才之说?”

“让其下午玩耍,岂不耽误学业?”邱恪善不解地问。

“差矣!一般学究授课,只重书本,空泛无聊。而老夫授课,让学子踏入社会,饱受世间险恶,自悟其道,可谓刻骨铭心矣!实不相瞒,公子常在外受欺挨打,多是老夫雇人所为,目的是树起报复邪恶的志气。不是老夫吹大话,如果光绪不取消科举,这次状元非令郎莫属。根据他的学识,守你的这个小小药店可算是绰绰有余了。这就叫取法乎上得其中吧!”

邱守业一接过药店,果然极有开拓性,在陈州创办了第一个西药店,然后请名家到药店坐诊,接着就凭经济实力与县长拜了把兄弟。三十五岁那年,头上光环已有十种之多:

陈州商会会长;

陈州县参议员;

陈州中草药研究会会长;

河南中草药研究会理事;

中州红十字会理事;

.....

奇 诊

孙方友

伍先生是个专治疮的先生,祖传,能治各种疮,尤其是对妇女生孩子后长的那种奶疮,更为得手。很早的时候,伍家就会用手术治疗,只是当时全是土办法,连消毒的酒精也没有,将手术刀在火上烧,加热杀菌,也挺管用。伍家自配的一种药粉也很有奇效,敷上后极少发炎。只是伍家的医术传男不传女,除去手术技术外,最保密的就是这种药粉的配制秘方。

伍先生是众人对伍家人的尊称,从清末到解放初期,伍家已出了好几代“伍先生”。我认识这位伍先生叫伍单。所谓“单”,为单传之意。伍单的父亲也就是那个老伍先生叫伍传。据说伍家过去还可以,只是有一年给一个小孩子割疮动了筋管伤了性命,患者家属将伍家告到官府,被罚破了产,日子越来越穷了。由于穷,伍

传娶的女人非常丑陋,而且有狐臭。伍传极不喜欢她,从婚后就一直不与她同房。到了四十岁那年,伍传的母亲也就是伍单的奶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儿子不与媳妇同房,这传宗接代就成了问题,所以就请了不少人去劝伍传,说是粪堆里也能生出灵芝草,女人丑并不能代表她不会生儿育女。袁世凯的母亲是有名的大脚丫鬟,不也生出个总统来了!如果不生儿育女,这伍家就没了后人,祖传手艺就没人继承了。伍传脾气很犟,认死不答应。那个丑陋的女人对婆母说,这种事儿是劝不醒的,别强求他了。我们夫妻之间的事还是由我们自己来解决吧!当天夜里,她就跪在了伍传的床前。伍传看到她,很气愤,一脚将她踹了几尺远。可那丑女人很顽强,又站起来跪了下去,并对丈夫说:“我愿意让你休我,怎奈伍家已不同过去。过去你们家积攒的还有些钱财,休了我你还可以再娶。可现在你休了我,怕是再难找到女人了。我虽丑陋,但我毕竟也是个女人,是女人就应该有做母亲的权利。换句话说,我想丑吗?我何曾不想长得漂漂亮亮?这是命运!我恨不得一死了之!到阴曹地府跟阎王打一架,换上一副好面容,到来世再侍候你……”女人说着哭着,伍传终于动了恻隐之心,才与女人同房,才有了这个伍单。

伍单三十岁那年,其父伍传离世,伍单正式出诊行医。伍家住在镇西街口,三间房,门楣上方吊着幌子,是一串菱形木板上画的膏药标志。诊所占一间房,内里有一张木床,药橱里全是瓶瓶罐罐。伍先生身穿长衫,很规整地坐在一个木凳上与人看病。长疮患者虽然不是太多,怎奈伍家名声大,每天总有那么一两个患者登门就医。有时候伍先生也出诊,身背一个破药箱,样子很急地从大街上穿过。街风舞动着他的长衫,将他那瘦弱的身材裹得似一根活动的电线杆儿。

这一天,伍先生正在坐诊,突然外面来了一辆马车,说是请先生出诊。伍先生问车夫:“贵府距此多远?”车夫说:“有二十余里路。”伍先生一听路途不是太远,略做些准备,拎着药箱便上了马车。

马车为轿车,上面有车篷,车篷里有靠背,靠背上铺着坐垫,一看便知是大户人家的装备。伍先生一上车,车夫就将门帘放了,然后一路狂奔,直走了几个多时辰,仍不见停。这下伍先生禁不住有点儿心存疑窦,问车夫说:“师傅,二十里路如何走了这么多时辰?”那车夫说:“这条路直走二十多里,只因直路泥泞太多,我怕脏了车子,所以才绕了些路程。先生甭急,一会儿就到了!”伍单一听是绕了道,这